

金田一探案三集

〔日〕横沟正史著
刘红译

恶灵岛

作品
已在日本发行
5500万册

珠海出版社

恶 灵 岛

[日] 横沟正史 著
刘 红 译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田一耕助ファイル-悪霊島

©1996 by SEISHI YOKOMIZO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6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Jne. and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恶灵岛/(日)横沟正史著;刘红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8

ISBN7-80607-938-6

I.恶… II.①横…②刘… III.侦探小说-日本-现代 IV.B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6492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帮助获得

金田一探案三集——恶灵岛

◎横沟正史 著 刘红 译

总策划:潘自强

责任编辑:潘自强 徐慧

装帧设计:吕唯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0756-2222759 邮政编码:519000

地 址:珠海市梅华东路 297 号二层

邮 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 话:0756-2292976 邮政编码:519001

照 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湛江日报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2.25 字数:231 千字

版 次: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书 号:ISBN 7-80607-938-6/I·365

定 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章	1
第 一 章 鹭羽山	3
第 二 章 初识刑部岛	13
第 三 章 三个“御寮人”	30
第 四 章 女巫之死	42
第 五 章 拜访越智龙平	60
第 六 章 巴御寮人	72
第 七 章 怪异的年轻人	87
第 八 章 黄金神箭	101
第 九 章 人间“蒸发”	117
第 十 章 衣锦还乡	129
第十一章 神乐太夫	137
第十二章 鬼岩屋	150
第十三章 火起宵宫	163
第十四章 神主被刺	178

目 录

第十五章	案发之后	191
第十六章	隐亡谷	202
第十七章	残缺的女尸	216
第十八章	蓑衣与斗笠	227
第十九章	命案现场	237
第二十章	鸮鸟叫的夜晚	248
第二十一章	质问警官	258
第二十二章	隐匿的书信	272
第二十三章	从腰部相连的双胞胎	283
第二十四章	掘 墓	296
第二十五章	“红莲地狱”	311
第二十六章	蜘蛛女郎	329
第二十七章	地底对决	346
第二十八章	凶手“蒸发”	363
尾 声		379

序 章

你难以相信，一场惊心动魄的案件就是这样发生的……

“吱吱”的电流声中掺杂着无法辨识的嘈杂声和男人的叫骂声，现场似乎一片混乱。

嘈杂声逐渐弱了下来，传来一个人急促的呼吸声。

“他们……是身体……相连的双胞胎……”

接下来又是嘈杂声和急促的呼吸声。

“是从……腰部……相连的双胞胎……”

有好一会儿男人的声音没有了，只能听见嘈杂声和越来越短促的呼吸声。

“他……横着走路，就像……螃蟹一样……”

嘈杂声依然无法辨识，但呼吸声却越来越弱了。

“他是平家……平家蟹的子孙……那岛上有……恶灵……恶灵……”

又是嘈杂声，呼吸声已是时断时续了。

过了好一阵子，男人又勉强吐出一句：

“在鸚鸟叫……的夜晚，要特别……小心……小心……那座岛……的名字……名字……”

嘈杂声中突然响起人的尖叫，紧接着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

有人说：

“他死了！”

听到这里，矶川警官“喀”地一声摁下了录音机的停止键，
然后倒带，又重复播放……

第1章

鷺羽山

—

瀬户内海一侧，有一座风景秀丽的鷺羽山。

鷺羽山顶的石椅上，此刻坐着两个男人，谈论着看来颇为沉重的话题。

“身体相连的双胞胎是指‘暹罗胎’吗？”

“什么叫‘暹罗胎’？”

“噢，‘暹罗’是泰国的旧称。从前有人在暹罗生下了畸形的双胞胎，当时颇受社会大众的关注；后来，只要有人生下畸形的双胞胎，大家就称之为‘暹罗胎’，这已经是俗称或特指了！还曾几位小说家以此为题材创作惊险故事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咱们这个地方真有‘暹罗胎’吗？”

“金田一先生，不瞒你说，我对这件事也有些怀疑。我不知道在录音带里说话的男人是什么人，他又是在什么地方见到过‘暹罗胎’；但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如果对一件事耿耿于怀的话，那么这件事对他的印象一定十分深刻。除非是他看错了或者听错了，否则他是不会说谎的。”

“是啊，矶川警官，我也这么想。不过，这个男人究竟是谁呢？”

“我只知道他姓‘青木’，其他情况就不是很清楚了。”矶川警官说完，一双犀利的目光注视着金田一耕助。

金田一耕助苦笑了一下，移开了自己的视线，将目光投向远处的内海。他的嘴角动了动，仿佛犹豫着该不该说出心中的疑问。

矶川警官见他这样，不禁也苦笑了一下，低下了头，说道：

“金田一先生，我不知道录音带里那个死去的男人是不是你要找的‘青木’，他在旅馆登记的名字是‘青木春雄’，户籍地址是东京涩谷区的初台。而你要找的人叫‘青木修三’。当然，那个男人的资料也可能是假的，因为我们曾向东京警察署查询过，发现那个地址根本没有这么个人。”

“那个男人有多大年龄？”

“大约四十二三岁吧，体格非常健壮。当他被人发现时，身上只裹了一件睡衣，脚上连鞋也没有。也就是说，身上没有留下可供确认身份的线索。我们之所以知道他的姓氏，还是因为在他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金戒指，上面刻着‘青木’两个字。由此可见，这个男人虽然使用的是假名，但姓氏却是真的。瞧，这就是从那个男人手上取下来的。”

说着，矶川警官从身边的皮包里取出一枚戒指，并把它放在金田一的手上。

金田一耕助低下头，仔细打量着。这是一枚长方形的男式戒指，上面果然刻着“青木”两个字。

金田一耕助又专注地看了一会，手有些微微颤抖，他说：

“你刚才放给我听的那段录音带是从哪里得到的，是警察录下来的吗？”

“不，不是。”矶川警官说，“是一位旅行家录到的。当时他

正好在发现那个男人的现场，又凑巧随身携带着录音机，所以就录下了这段奇怪的话。目前，这段录音和这枚戒指就是冈山县警察局办案的线索了。金田一先生，你瞧！”

矶川警官说着从石椅上站了起来，金田一也跟着站了起来。

“你瞧，那就是柜石岛。”矶川警官手指着远处说。“从柜石岛往这边看过来，这座山就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鹭鸟一般，所以叫鹭羽山。对面烟雾弥漫的那个地方是水岛联合企业，它旁边的那座小岛就是你即将要去的刑部岛。哎！那个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个男人怎么会说出那么奇怪的话来。”

一时间两人都沉默不语，只是又并肩向前走了几步。没有了树木和岩石的遮挡，海风立刻变得强烈了起来，将金田一宽松的长裤吹得啪啪作响。

鹭羽山是由崩裂的花岗岩形成的，奇峰异石层层叠叠，岩缝中还点缀着苍翠挺拔的五叶松。鹭羽山最特别的地方是它的地理位置。鹭羽山位于儿岛半岛的最南端。站在山的顶端，可以将整个濑户内海的景观收入眼底。从山顶眺望远处的海面，海水翠绿而安详，这对于忙忙碌碌的日本人来说，确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这一天是昭和四十二年（1961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三点左右。虽然此时正是日本的梅雨季节，但是当天的天气确出乎意料的晴朗，因此前来观光的游客不少，其中不少是上了年纪的客人，也有携带幼儿的年轻夫妇。

所以，当金田一和矶川警官两人坐在石椅上谈话的时候，不断有人从他们身边经过。

这一天，矶川警官穿着便装，而金田一则是他一贯的装扮：麻白色的和服外面系一条细带，下身则是一条布料柔软但发皱的宽松长裤。至于头发嘛，蓬松、卷曲，被风一吹，就像一个乱鸟窝。这时，他用手抓着头上的瓜皮帽，但乱发依然怒发冲冠地竖

了起来。

矶川警官可没有心思理会金田一的装束，只见他心事重重。也难怪他，这么离奇的案子，想着都叫人头疼。今天找这样的地方和金田一谈话，他可不是为了游览观光，只是想为金田一介绍一下这里的地理环境。

为了打破这沉默的气氛，金田一耕助强打起精神说：

“对了，警官，你还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吗？”

“噢，你不提我差一点儿忘了，金田一先生，你看，那里就是我们刚才经过的下津井港。”

“这我知道，你说回去的时候顺道看看，我很好奇，你去那个小镇有什么事吗？”

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正好可以看到下津井港那弯弯曲曲的地形，强劲的海浪在这里冲出了几个小的海湾。海湾里停泊着几艘船，海岸上排列着三三两两的人家。在濑户内海的沿岸，到处都可见这类传统纯朴的小港风貌。

“有一家海运公司开辟了一条由四国的坂出到下津井港两地的往来航线，行驶在这条航线上的汽船叫‘云龙丸’号。五月二十日，也就是一个月以前，‘云龙丸’号从坂出起航开往这边。

“就在‘云龙丸’号从我们对面的本岛东面绕过，快要接近下津井港的时候，一位站在甲板上的乘客突然发现有人漂浮在海面上，立即叫嚷起来。船上的工作人员和乘客纷纷拥到甲板上，只见在离船体左边大约五十米处的海面上，果然漂浮着一个人。当时大约是清晨八点多钟，海面上阳光灿烂，波光粼粼，视野相当好。

“船上的人七嘴八舌，一阵骚动。船长命令将船只靠了过去，将那人打捞了上来。” 矶川警官说到这里，金田一终于明白了那录音带里的杂音原来是海浪声、汽船的引擎声和人的嘈杂声。

“原来是这样，那个男人被救到了甲板上，所以才会留下那

些遗言。可是，那录音……”

“是一位乘客录的，他当时正好在汽船上。这个人的名字叫福井卓也，是东京某大企业的退休人员。他正在进行自己的全日本四国八十八个地方的旅行计划。一路上，他将所见所闻用录音机录下来，当做旅行纪念。比方什么地方民歌小调啦、赞美神祇的颂歌啦，等等吧！

“那天他在甲板上，看到这个被搭救上来的男人嘴巴动着，就立即打开录音机，把麦克风放到那男人的嘴边……”

“所以，那男人才能在临死前留下如此诡异的遗言。”

“是这样。”矶川警官说。

“警官，那个男人身上有没有伤痕？”

“有，他不但全身都是擦伤，还有好几处骨折，致命伤在后脑，后脑上有一大道裂痕。只不过，法医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断定他身上的伤是遭人毒打，或是从山崖上摔下来弄成的。”

“那么，他的衣着呢？有什么线索可寻吗？”

“先前我说过了，他穿着一件粗条纹的睡衣，光着脚。不过我猜想，他本来应该穿着木屐或者凉鞋，但在落入海中之后掉了。”

“警官，你刚才说那个男人的年龄大约有四十二三岁？”

“是的，而且体格非常强壮，胸脯厚实，但个子倒不是很高。”

“警方拍下了那男人的照片了吗？”

“当然，请看，这就是我们拍下的照片。”矶川警官说着，从手中的皮包里拿出一张放大的照片。

这是一张令人惨不忍睹的照片。

照片上的男人血肉模糊，鼻子断开了，一只眼睛受了伤，眼皮向外翻着，就像贝壳里的肉向外翻着一样令人恐怖。额头上也是伤，粘稠的血水不断流出……身体其他部位的损伤更是令人发

指，就连金田一耕助这样‘阅尸’无数的人，也扭过了头，不忍再看下去。

唉，想从照片上看清楚这男人生前的长相，看来是很困难了。金田一耕助不由得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二

昨天，也就是六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左右，金田一耕助由东京来到仓敷，办好旅馆入住手续并放下行李之后，就立刻走出旅馆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

天空阴沉沉的，不断飘洒着蒙蒙细雨。

金田一耕助撑着一把向旅馆借来的雨伞，慢悠悠地走在大街上。

街道两旁有不少残留有江户时代风格的古旧民宅，飘雨的天气、静寂的街道、令人怀古的建筑，不仅没能使金田一释怀，反而更加深了他心中莫名的愁绪。

金田一耕助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也不是一个只知道办案子的工作狂。他其实很率直，也想享受一份轻松和宁静，品尝做人的乐趣。特别是现在，他无法预知即将接手的案子会是怎样的血腥诡异，更不知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惊险，但他尽量不让自己去想这些，眼下他惟一要做的，就是放松心情。所以，他才特地避开了目的地冈山而到附近的仓敷来投宿，只希望能换得短暂的宁静。

不过，金田一耕助也不是个一味沉湎于孤独情怀的人，休憩只不过是短时间的，他更大的人生乐趣还是在于工作和破案。雨中散步之后，金田一耕助回到旅馆，立刻拨通了冈山县警察局的电话，找矶川警官。

事实上，在拨电话之前，金田一耕助曾犹豫了一下。他知

道，前几天，也就是六月十八日那天，山阳电铁的电车里被放置了一枚定时炸弹，造成一人死亡、十八人受伤的惨案。矶川警官也许正忙于处理那件爆炸案吧！

但是金田一转念一想，自己既然已经来了，不打声招呼也说不过去。何况，自己也想对即将要去的地方和即将接手的案子多一些了解。所以，在经过考虑之后，他还是拨通了电话。

矶川警官正好在警察局里，一听是金田一找他，立刻过来接电话，并表示希望和他当面谈。

于是，两人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说起来，金田一耕助和矶川警官也算是老朋友了。

早在昭和十二年（1940年）秋冬季节，“本阵杀人事件”发生的时候，两人初次认识并开始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两人又在“狱门岛”的三重杀人事件中再次相遇；之后，又在“恶魔的彩球歌”事件中联手办案……总之，从昭和十二年至今，两人相识已经整整三十年了；除了刚刚提到的几个大案之外，还联手侦破了不计其数的小案。

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矶川警官还真没把这个不修边幅的小个子私家侦探放在眼里，甚至怀有些许敌意。可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合作过程中，他不仅渐渐折服于金田一的推理智慧，而且被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金田一不仅具有独特的破案才能，而且具有不居功、不自傲的谦虚美德。他的这份谦虚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一种情怀的自然流露。每当一个案件得以顺利解决，金田一从不会夸功和自我膨胀，反而将功劳都归结于警方的努力。因此，矶川警官对他是心服口服。

但令矶川警官不解的是，每当一桩案件了结的时候，金田一就会从极度的兴奋迅速地变得十分冷漠；虽然他在破案的过程中

十分专注，这时却变得漫不经心。抛开这点不理解之外，矶川警官对金田一还是十分佩服的。

矶川警官比金田一大五岁，一直以老大哥自居，对这位小老弟还是十分照顾的。有时他会直呼金田一耕助的名字，有时也会客气地称他为“金田一先生”。

说起矶川警官，也是个不幸的人。

他曾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名叫系子，是个温顺娴淑的女子，矶川很爱她。

昭和十七年，矶川被征召入伍，在陆军服兵役，曾移防到多个地方。直到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即昭和二十一年的春天，他才从南方战线返回家园。当时系子还活着，两人过了一段温馨的日子。

但好景不长。

系子本来就体弱多病，再加上大战前后生活艰辛、操劳过度，在矶川回来后的第二年就死去了。系子死去时还很年轻，也没有留下孩子，只剩下矶川一个人孤独地活着。系子死后，矶川没有再婚，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他对系子难以忘怀之外，身体上的“缺陷”，也是他不愿再尝试第二次婚姻的原因。

那是在战争时期，矶川所在的陆军部队从南方的某个小岛移防到另一个岛。当时，他所搭乘的运输汽船刚好碰上了敌机轰炸，虽然敌机投下的炸弹没有直接命中运输船，但炸弹爆炸时所掀起的气浪，却把矶川警官从甲板上裹挟了起来，又狠狠地抛落海中。

这次的意外虽然没有要了他的命，但却造成了他腰胯部位的严重损失；尽管没有明显影响他的日常生活和行动，但只要一忙起来，就会让他腰痛得站不起来。

矶川原来还有一个哥哥，名叫平太郎，大他七岁。大战前，平太郎在冈山市经营着一家医疗器具商店，生活过得还算富足。

太平郎的妻子叫八重，生下一个儿子叫健一。健一十分聪明，遵从父母的愿望，就读于冈山医科大学。

中日芦沟桥事变后，太平郎也被征召入伍，派往中国战场，不久，就战死在上海。

大战结束后，健一恢复了在母校——冈山医大的学业。但由于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疤，经济十分不景气，母子的生活十分拮据。为了赚取学费，健一不得不打工赚钱，就连他的母亲八重，也不得不四处兼职挣些零钱。

丧妻、无子，孤寡一身又不想再婚的矶川在知道嫂嫂一家的情况之后，便主动承担了健一的学费，还不时周济嫂嫂一些生活费。因此，健一对这位叔叔既感激又敬重，叔叔对他的关爱和支持，使他终生难忘。

不知不觉二十多年过去了，日本的经济渐渐复苏，冈山市也跟着繁荣兴盛起来。八重在矶川警官的帮助下，重新挂起了医疗器具商店的牌子，雇用了数名员工，力图再创昔日的风光。健一从医科大学毕业后，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留在母校的附属医院工作。经过十年的锻炼和奋斗，健一不仅医术精湛，而且终于在冈山市开设了一家自己的内科医院。

健一还在母校医院工作的时候就已经结了婚，妻子名叫清子，是一个话不多但善解人意的好媳妇。清子的娘家殷实宽裕，健一开设医院的费用都是由清子娘家垫付的。尽管如此，清子却从未表现出有恩于人的样子，反而对健一和婆婆八重十分谦恭有礼。她只要有空闲时间，就会带着两个孩子去探望婆婆。

八重的住宅就在医疗器具商店的旁边，关照起来很方便。这家商店是越来越旺，如今已是一家规模较大的公司了。当然，矶川警官也是股东之一。

八重心里很明白，自家的商店能有今日的兴旺，全赖小叔长久以来的帮助。她感激小叔，也很关心他的生活。看小叔一直孤

寡一人，便邀他一起回来住，并且请了一个中年妇女做管家，还有一个洗衣妇每周来两次帮忙打理家务。

八重虽说是嫂嫂，但也只比矶川大三岁，仍然是风韵犹存；而矶川警官也还不老。一个孤寡嫂嫂和一个孤寡小叔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时间长了，街坊间难免会传出些闲言碎语。

矶川警官刚开始听到这些谣言时，感到浑身不自在；不过八重却不以为然，说：

“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人的嘴你是堵不住的。不过，健一、清子，还有清子娘家的人都相信我们是清白的，这就足够了。如果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议论，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生存下去。”

“你说的也是……好吧！”

矶川不好再说什么了。

后来，洗衣妇不止一次在矶川的内裤上发现了男人的精液，就说给八重听。八重这才知道，小叔虽然腰部受过伤，但并没有因此而丧失性功能。她不禁为小叔长期的禁欲生活担忧起来。

一天晚饭之后，八重对矶川提起了这件事，并且神色坦然地说：

“你若是有需要，就悄悄地告诉我，让我来解决，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听八重这么一说，矶川顿时涨红了脸。

一张纸既然被捅破了，接下来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金田一耕助和矶川警官相熟多年，自然非常清楚他的个人生活情况了。

所以，在昭和三十年前后，两人在联手侦破鬼首村的“彩球歌杀人事件”时，看到矶川警官和卷入案件的女人之间产生了情愫时，金田一不禁十分同情和理解他的境遇。